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

红 字



红 字

(美) 霍桑

嘉尔曼

(法) 梅里美

克莱采奏鸣曲

(俄) 托尔斯泰

亚尔培·萨伐龙

(法) 巴尔扎克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国防大学 2 061 5013 6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

(2)

红 字

纪 光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丛书策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陈继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陈继光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2)

红 字
纪光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四川省达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36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ISBN7—221—03420—6/I·577 定价:10.20 元

目 录

亚尔培·萨伐龙 [法]巴尔扎克 (1)

克莱采奏鸣曲 [俄]托尔斯泰 (107)

嘉尔曼 [法]梅里美 (195)

红 字 [美]霍 桑 (251)

亚尔培·萨伐龙

[法国] 巴尔扎克 著

[作者及作品简介]

中篇小说《亚尔培·萨伐龙》的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法国作家之一。他是个多产的作家。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写了《人间喜剧》。这是一系列作品的总称，其中有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这套规模宏伟、具有内在联系并“代表一部现代风俗史”的作品，所写人物达三四千人。为深刻、全面地描写社会现实，作家把整个《人间喜剧》分成“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而其中的主体部分“风俗研究”又分成“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在这部巨著中，巴尔扎克出色地运用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艺术原则，提供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良好范例。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称赞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亚尔培·萨伐龙》是《人间喜剧》的“风俗研究”中的“私

人生活场景”之一部。我们知道，在作家的全盘构思中，几个“场景”的立意是有所区别的。法国评论家费利克思·达文在由巴尔扎克授意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如果说‘外省生活场景’侧重在表现感情、未加思索的行动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都被情欲、谋算和思虑所取而代之。那么，在‘私人生活场景’中，侧重表现的则是在晨光中开始并吐叶开花的人生、柏拉图式的爱情、未经思索的激情和感觉、并非出自故意而是由于感情用事所犯下的错误。”这对我们了解这篇小说很有参考价值。

《亚尔培·萨伐龙》由两个不寻常的爱情故事交织而成。首先是比利时贵族的私生子亚尔培与意大利的前索但里尼公主阿琪奥洛公爵夫人的爱情故事。他俩萍水相逢、一见钟情；但公主决意忠于比她年长50岁的丈夫，只能与亚尔培相约在丈夫死后实现他们的爱情；当这对忠于誓约的恋人由于第三者的破坏而发生误会以后，亚尔培断然出家修道。这是柏拉图式的爱情。另一个是贵族小姐洛萨利对亚尔培的单相思。她的确挚爱着亚尔培。但正是她，为获得亚尔培的爱，竟不择手段地葬送了他的幸福，自己也只落得悔恨终生。这是感情用事的爱情。这两起异乎寻常的爱情故事，赋予整个作品以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是别具一格的。

尽管在这样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也没有忽略对社会政治现实的写照。这种写照，在对洛萨利单恋亚尔培的故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通过李赛乡的共和党人乡长与洛萨利家争夺维拉峰的领有权的纠纷，特别是通过亚尔培参加议员竞选的曲折、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1830年7月革命后法国的阶级关系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这篇小说，虽然偶有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特有的细琐、翔实的描述——例如对特·苏拉的穿戴、花费、起居时刻等等的连篇累牍的数论；但总的说来笔墨极其简洁。对主人公亚尔培的来踪

去迹，避免平铺直叙，而是顺乎事理，或用小说中小说，或用日记，或用书信，形式和时序多所变化，使作品显得朴实自然、曲折回环、婀娜多姿。

在王政时代，特·华德维男爵夫人的府第，是勃尚松总主教来往而颇有感情的几处沙龙之一。这位太太，简括一句，算是勃尚松妇女界顶有势力的人物。

特·华德维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华德维的侄孙。那位过去的华德维又是杀人犯和叛教徒中最幸福最显赫的一个，古古怪怪的轶事，讲起来未免太偏于掌故了。叔祖是捣乱得厉害，侄孙却安静到极点。在贡台这一郡里过着蛀早在板壁里那样的生活之后，他娶了望族特·吕泼家的独养女儿。特·吕泼小姐把年收入2万法郎的田产，和华德维收入1万法郎的不动产联合了起来。瑞士贵族的盾徽（华德维祖籍是瑞士），给嵌入特·吕泼家老盾徽的中心。这件从1802年就决定的婚事，直到1815年第二王政时代以后才履行。^①特·华德维夫人生下一个女儿三年之后，母家的祖父母辈全都下世，遗产清算完了。华德维家便把老屋出卖，搬进州公署街特·吕泼家美丽的府第，大花园一直伸展到石梯街那边。华夫人在家时是虔诚的姑娘，婚后更其来得虔诚了。她是居士会里女后之一，这个社团给勃尚松的高等社会蒙上一副阴沉的面貌，一派假贞节的态度，跟这个城的性格正好调和。

特·华德维男爵先生是一个枯索的男人，没精打采的，迟钝的，好像疲乏已极，可不知给什么弄乏了的，因为他有的是颀顽愚昧的福气；但因他的太太是一个头发金褐色的女子，性格的冷酷变成了话柄（“像华德维太太一样的尖刻”这句话，至今还有人谈），所以司法界里几个爱打趣的便说，男爵是给这块岩石弄乏了的。吕泼这个字，在拉丁文里的语源，确是岩石珠意思。一般观察社会深刻的人，定会注意到洛萨莉是华德维和特·吕泼两家婚姻后唯一的结晶品。

特·华德维先生的生活，消磨在一所富丽的车床工场里，整

^① 史家称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失败波旁王族复政时期为王政时代；1814到1815年6月为第一王政时代；1815年7月至1830年为第二王政时代。

天的车磨着。补充这生活的，是他欢喜集藏的脾气。一般研究疯狂的哲学家医生，认为这种收藏癖集中在零星小件上时，即是精神失常的初步。华德维男爵搜罗贝壳，昆早，和勃尚松地区的地质断片。有些好持异议的人，尤其是妇女，提到特·华德维先生时总说：“他真高尚呀！”从初婚起他就看到不能制胜妻子，便专心于机械的工作和讲究的饮食了。

特·吕泼的府第不乏相当的豪华，堪和路易十六的壮丽匹配。显出1815年上两大世家混合起来的贵族气息。府内闪耀着一种古老的奢华，够得上古董的资格。雕成树叶形的水晶挂灯，中国绸缎，大马士革的绫罗，地毯，金漆的家具，一切都跟古老的号衣、古老的仆役调和。虽然用的餐具是家传的黝黑的银器，餐桌正中放着大玻璃盆，四面围着萨克司出品的瓷器，肴饌却精美非常。华德维先生为了消遣和调剂生活起见，躬自做厨房与酒窖的提调，他挑选的酒，在一州里颇负盛名。特·华德维夫人的财产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丈夫的一份，只是露克赛的田地，收入一万法郎左右，从没增加过一笔遗产。毋须特别提的，是特·华德维夫人和总主教间亲密的交情，使她府上常有教区里三四位优秀的有风趣的神甫出入，都不讨厌吃喝。

1834年9月初，在不知为了什么大庆而举行的一次盛宴中，正当太太们团团围在客厅炉架前面，先生们一组组的站在窗框前面时，仆役忽然通报特·葛朗赛神甫来到，他一出现，全场便起了一阵欢呼。

“唔，喂！那件官司呢？”有人对他嚷着。

“赢了！”这位副主教回答。“我们本已绝望的法院判决，您知道为什么……”

这句话是指1830年以后的法院组织，正统派几已全部辞职。

“判决书宣告我们全盘胜诉，把初审的判决变更了。”

“大家以为你们是输定了呢。”

“没有我，的确输定了。我把我们的律师打发到了巴黎去，正当要上庭交手的时候，我找到一个新律师，靠了他才打赢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勃尚松吧？”特·华德维先生天真地发问。

“在勃尚松。”特·葛朗赛神甫回答。

“啊！不错，是萨伐龙。”坐在男爵夫人近旁的一个俊俏的青年，名叫特·苏拉的说。

“他化了五六夜功夫，吞下那些文件那些案卷；跟我商议了七八次，每次都是好几小时，”特·葛朗赛神甫——他从10天以来还是初次在特·吕波府上露面呢——接下去说，“终于，萨伐龙先生把我们的敌人从巴黎请来的名律师完全打败了。这个青年人真是奇妙，据推事们说。这样，僧侣会获得了双重的胜利。第一它在法律上得胜了，第二它战胜了市政府的辩护人，就是在政治上战胜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律师说：‘我们的敌人不该以为毁坏总主教区的利益会到处受人欢迎……’庭长不得不迫令听众静默。所有的勃尚松人都拍手叫好。于是旧修道院的房产，仍归勃尚松大寺的僧侣会管理。萨伐龙先生并且在离开法院时邀请他的巴黎同僚吃饭。那位同僚接受之下，对他说：‘谁得胜，谁荣耀呀！’还毫无怨恨地祝贺他的胜利。”

“你从哪儿觅来这个律师呢？”特·华德维夫人问。“我从没听人提过这名字。”

“可是您从这里就可望见他的窗子。”副主教回答。“萨伐龙先生住在石梯街，他的花园跟府上只隔一堵墙。”

“他不是贡台郡人。”特·华德维先生说。

“他什么地方的色彩都没有，简直不知是哪儿人。”特·夏洪戈夫人说。

“那末他是什么呢？”特·华德维夫人说，一边搀着特·苏拉先生的胳膊向餐室走去。“假如他是外乡人，什么机缘会使他定居

在勃尚松？在一个律师，这真是挺古怪的念头。”

“挺古怪的念头！”年轻的阿曼台·特·苏拉应声说。

如今少不得要叙述一番这位特·苏拉的身世，才能令人明白这件故事了。

历来法国和英国交换着一些虚浮的风气，因为连铁面无情的海关也阻拦不住，所以愈加持续不断。我们在巴黎称为英国式的时髦，在伦敦称为法国式，反过来也是如此。两个民族的敌忾，在两点上是消灭了，一是言语问题，二是服装问题。“天佑吾王”那支英国国歌，原是吕利^①替《哀斯旦》或《阿太莉》的合唱部分谱的音乐。英国女子穿到巴黎来的裙撑^②，是一个法国女子在伦敦发明的，就是那有名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发明的经过大家知道；起先，人们把这裙撑当作笑柄，甚至第一个英国女子初次在土伊勒里御园前面出现时，几乎被群众挤死；可是裙撑终究被接受了。这个风气控制了欧洲妇女有半世纪。1815年法国和列国讲和时，大家把英国的低腰身衣服嘲笑了一年，全巴黎的人都去瞧卜蒂哀与勃吕奈演出的“可笑的英国妇人”；但1816和1817年，法国女子的腰身，从1814年的紧扣乳房起，逐渐下降，直到显出腰部轮廓为止。近10年，英国又送了我们两件语言学上的小礼物。来源不甚清白的“纨绔子弟”这名词^③，原已化出三个后身：怪物，妙人，漂亮哥儿。它们却被英文里的“花花公子”（Dandy）和“狮子”（Lion）先后代替了去。狮子可并不连带产生“母狮”之名。母狮是从阿尔弗莱德·德·缪塞有名的诗句里来的：“您曾否在巴塞罗那瞧见……那是我的情妇我的母狮”。在这两个名词和这两种主要观念之间，曾经有过一番融和，或者有过一番混淆，要是您

① 系法国17世纪音乐家。

② 系18世纪欧洲妇女用鲸鱼骨做的圆形架子，束在腰部，再穿裙子，使裙的外形特别饱满圆滑。

③ Petits-maitres 一词，原指一定与波旁家争王位的公蒂亲王的党徒。

爱这么说。胡闹也好，杰作也好，巴黎都尽多尽少吞得了；只消一桩胡闹的事叫巴黎人开怀之后，要外省人不来染指是不容易的。所以当“狮子”披着长发，挂着胡须，穿着背心，不用手帮忙而单靠面颊与眼眶的拘挛夹着眼睛，在巴黎大摇大摆时，某些省城里就可看到一些二等狮子，凭着连靴套长脚裤的风流典雅，对同乡们的不修边幅表示抗议。因此，1834年时，在阿曼台—西尔伐—雅各·特·苏拉身上，勃尚松瞻仰到了狮子。苏拉这姓氏，在西班牙占领时代^①写作苏勒耶士；勃尚松城内西班牙家庭出身的人，阿曼台·特·苏拉要算独一无二了。当初西班牙分发许多人到贡台来经营，却很少西班牙人住下。苏拉祖上的定居，是为了和红衣主教葛朗凡有联络之故。年轻的特·苏拉先生老讲着要离开勃尚松，凄凉的，佞神的，文学气息极薄的城，刀兵必经和长期驻兵的城；但它的风俗，动态，面目，都值得加以描绘。这个见解，便使这个前程渺茫的男子，在新街跟州公署街相接的地方，三间家具寥寥的屋内住下。

年轻的特·苏拉少不得有一头小老虎，这小老虎是他一个佃户的儿子，14岁的身材臃肿的小厮，名叫罢皮拉。狮子把小老虎打扮得很讲究：铁灰色的短布大褂，束着漆皮腰带，深蓝色瓦梭布短裤，红背心，上下半截颜色各别的漆皮长统靴，黑带镶边的圆帽，有特·苏拉徽记的黄钮扣。阿曼台给他白纱手套，供给洗衣费，伙食自理，36法郎一月的工资，这就教勃尚松的女工们大吃一惊：一年420法郎给一个15岁的小厮，外快在外！所谓外快是旧衣服的出卖，肥料的出卖，苏拉把所蓄的两匹马中的一匹跟人交换时的酒资。用鄙吝的经济手段喂养的两匹马，统扯每年耗费八百法郎。从巴黎定购的化妆品，领带，身上佩带的小骨董，成罐的鞋油，衣著，总计年需1200法郎。倘把小厮（或小老虎），马

^① 贡台地区在17世纪前为西班牙领土，勃尚松为贡台的首府。贡台之成为西属领土，仅从路易十四朝中叶始。

匹，超等衣著，和每年 600 法郎的房金加起来，可以得到 3000 法郎的总数。可是年轻的特·苏拉先生的父亲，只传下 4000 法郎一年的进款，靠几块贫瘠的分种地，还需化本钱去经营，经营的结果对收益又毫无把握。狮子的生活费，零用钱和赌本，统共派到近 3 法郎一天。所以他常常在旁人家里用晚餐，午餐则吃得特别俭省。逢着迫不得已要自己破钞用晚饭时，他就派小老虎到一家饭铺去叫两盘菜，从不花到 25 铜子以上。在大众眼里，年轻的特·苏拉先生是一个挥霍无度，穷奢极侈的阔少；哪知这可怜虫要把年头跟年尾拉拢起来所运用的机智和本领，直可替一个高明的管家妇博得荣名。涂在靴或鞋上的 6 法郎的油，偷偷地洗了又洗以便戴 3 倍长久的 50 铜子的黄手套，一条好戴 3 个月的 10 法郎的领带，4 件 25 法郎的背心，连靴套的长脚裤，所有这些衣饰在一个首府会令人怎样起敬这个诀窍，是无人懂得的，尤其在勃尚松！既然在巴黎我们看到一般傻瓜化了 300 法郎弄来的空架子，连烫发和一件荷兰细布的衬衫在内，进到一些妇女家里，就能压倒最优秀的男子而博得她们的青眼，怎么又能教外省人不迷了心窍？

要是您觉得这个穷光蛋的成为狮子未免太便宜，那末得知道阿曼台·特·苏拉去过三次瑞士，而且坐着车，每天赶很少的路，巴黎去过二次，又从巴黎去过英国一次。他被认为见闻广博的游历家，能说：“在我所到过的英国……”富孀们对他说：“您这到过英国的人……”最远他到过龙巴地，环绕过意大利的几口湖。他阅读新出的书。还有当他在家洗手套的时候，小老虎罢皮拉总回报客人说：“先生在工作。”因此人家说：“这是一个思想很激进的人”，想借此减低阿曼台·特·苏拉的知分。阿曼台有本事用勃尚松派的俨然的样子，讲些流行的滥调俗套，使他有资格列为缙绅阶级中最博学的人物之一。他身上佩带着流行的小骨董，头里装着报纸检查过的思想。

1834 年，阿曼台是一个 25 岁的小伙子，中等身材，褐色头发，

胸膛突得很厉害，肩头也照样显著，大腿带些圆形，脚已经发胖，手又白又肥，从两鬓到下颏，留着一圈络腮胡子，短髭够得上跟军营里爷们的媲美，一张红红的大胖脸，塌鼻子，褐色的眼睛没有表情；并且毫无西班牙人的模样。他大踏步向着肥胖的路上走，那是对他的包负不大利的。他指甲干净，胡子修齐，衣饰最细小的部分都整饰如英国派。所以人家把阿曼台·特·苏拉看做勃尚松第一美男子。每天按时到府的一个理发匠（每年化费60法郎的另一豪举！）预言他将是批评时装和风雅问题的权威。阿曼台起身很迟，梳洗完毕之后，约摸中午时分骑马出门，到他的一处分种田上打枪。对这种事情，他和晚年的拜仑一样重视。随后在3点左右回家，一路在马上给女工们和路人们瞻仰。他所谓的“工作”一直要做到4点，之后，他开始更衣，去赴人家的晚宴，把黄昏消磨在勃尚松贵族家里打韦斯脱^①，到11点回家睡觉。再没一种生活更合时，更本分，更无疵点的了，因为星期日和节日的教堂仪式，他都准到。

要您懂得这种生活是如何阔绰，必得把勃尚松说明几句。没有一个城市比它对进步更深闭固拒的了。勃尚松的官吏，公务员，军人，凡是巴黎派来不一个什么差使的，一古脑儿被包括在“客帮”这个颇有意义的名词之内。客帮是个中立圈，好似教堂一般，是城里的贵族社会和中等社会相遇的唯一场合。在这个圈子内，为了一言半语，一瞥一视，一举一动，就能在中产妇女和贵族妇女之间，发动这一家对那一家的仇恨，保持到老死，把分隔两个社会的不可超越的鸿沟愈加扩大了。除了格莱蒙一圣一约翰，蒲弗勒蒙，特·赛，葛拉蒙几姓，以及住在贡台区田庄上的几个大族以外，勃尚松最早的贵族，也不过追溯到两世纪以前，被路易十四征服的时代。这个社会本质上是司法界构成的，那种傲慢，那

① 系19世纪最流行的牌戏。

种顽固，那种严峻，那种实际，以及那种不能和维也纳宫廷^①相比的高傲，因为勃尚松人在这一点上会模仿维也纳无耻的交际社会。什么雨果，诺第埃，傅立叶^②，替本地增光的人物，都谈不到，人家不理睬这些。贵族之间的婚姻，当孩子们在摇篮里的时候已经定局，最重大和最细小的事都在那时确定了。从没一个外乡人，一个不速不客溜进这些家庭；那些校官或有爵位的军官在此驻防时，那怕是法国最高的门第出身，也得费尽心机才能教当地的贵族予以接待；为此所用的外交手段，恐怕塔列朗亲王^③也会很欣幸的领教，以便拿到国际会议上去应用。1834年代，在勃尚松穿连靴套长裤的只有阿曼台一个。这已可替您说明年轻的特·苏拉先生的阔绰。再则，一件小故事可以使您彻底了解勃尚松。

我们这件故事开始的前些时候，州公署觉得需要为它的机关报从巴黎去请一位编辑。它选择《小新闻报》在勃尚松发刊的《小新闻报》，和当地的《共和报》。巴黎派来一个青年，完全不熟悉贡台的，——登场时通过《夏里伐里》派^④的角色来。中间派的首领——一个贡台里的人物，把这个记者叫了来，对他说：“告诉您，先生，我们是一本正经的，不止是正经，而且是惹人厌的，我们绝对不使您感到恶心。我们笑过之后就要懊恼得发怒。把文章写得像《两世界杂志》上最笨重的长篇大论一样的难消化，您还不过和勃尚松人的腔派仅仅合拍。”

编辑依了他的话，讲着最难懂的玄妙的土话，果然大受欢迎。

年轻的特·苏拉先生所以不曾丧失勃尚松上流社会对他的敬意，还是靠他们纯粹的虚荣心：贵族们很乐意装做适合潮流，能对那些到贡台来游历的巴黎贵族，提供一个和他们仿佛的青年。所

① 维也纳宫廷乃欧洲最古老的贵族，勃尚松的后起贵族竭力加以模仿。

② 以上诸人皆生于勃尚松。

③ 拿破仑时代的外交大臣，后又与波旁家流窜一气。

④ 1832年巴黎发刊的著名讽刺报。

有特·苏拉私下做的工作，骗人的玩艺，表面的奢豪，骨子里的安分，都有着一个目的；否则这勃尚松的狮子早不在地方上的了。阿曼台心想娶一个有钱的妻子，能有一天证明他的田庄并没抵押，证明他有着积蓄。他心想教全城关心他，成为当地最美最风雅的男子，以便先获得洛萨莉·特·华德维小姐的注意，然后获得她的婚约！

1830年，年轻的特·苏拉先生开始他花花公子的生涯时，洛萨莉才14岁。1834年，特·华德维小姐的年龄，正到了少女们很易被阿曼台勾引大众注目的怪腔派咏动的时候。很多狮子是打了算盘，预备投机而做起狮子来的。华德维府上，12年来每年有5万法郎的进款，支出却从不超过24000，虽然他们每星期一、五两次的招待勃尚松高等社会，星期一是晚餐局，星期五是夜会。这样，12年来怎会没有每年26000的储蓄，用着这些旧家所特有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存放在一边！外面很普遍的相信，特·华德维夫人因为田产已经很多，所以她的积蓄在1830年上以3厘利存放着。由此，洛萨莉的奁资，总该在每年4万法郎上下的收益。5年以来，狮子像田鼠一般的苦干着，为的要把自己的地位维持在严厉的男爵夫人的敬意的顶尖上，一边还得装出讨好特·华德维小姐自尊心的姿态。阿曼台在勃尚松的地位赖以维持的那些巧妙，男爵夫人胸中雪亮，并且因此很看重他。她30岁时，特·苏拉就依在她的翼下：他胆敢赞美她，奉她为偶像，甚至能对她——世界上只有他能——讲述几乎所有的虔诚妇女都爱听的粗野笑话，她们靠着崇高的德性，尽可凝视深渊而不致失足，观看魔阱而不会陷落。您懂得为何这狮子连最平常的把戏都不玩么？他把自己的生活摊得明明白白，好像露天一样，谁都看得清楚，为的要在男爵夫人身畔扮做自甘牺牲的情人，好让她把不许肉体消受的罪恶，在精神上痛快一下。一个男人而能有特权把唐突的说话灌在一个虔婆耳里，便是她心目中可爱的人物。倘若这模范狮子对人

心认识更深的话，他大可毫无危险的在勃尚松女工中间干几件风流事，她们看他像王一样呢：用这种办法来对付严厉而假贞节的男爵夫人，他的事情只会更加顺利。在洛萨莉前面，这位律身谨严的家伙，显出是化大钱的阔客：宣扬着豪华生活，让她窥见一位时髦太太在巴黎当漂亮角色的远景，那儿他是将来要以国会议员的资格前去的。这些高明的手段获得完满的成功。1834年时，组成勃尚松高等社会的40个旧家的母亲，提起年轻的特·苏拉先生，一律认为是勃尚松最可爱的青年；在特·吕浚府上，谁也不敢跟这红人争座，整个勃尚松把他看作洛萨莉·特·华德维未来的丈夫。关于这个题目，男爵夫人甚至已和阿曼台谈过几句，男爵的装聋作哑，更替这谈判加了一重保障。

因为有一天会成巨富而身价大增的特·华德维小姐，自幼在母亲很少出门（因为她那样的爱总主教）的特·吕浚府邸里教养长大，受着清一色的宗教教育束缚，受着母亲严格的道德管教，和专制的压迫。洛萨莉实在一无所知。研究过哥德利著的地理，圣经，古代史，法国史，加减乘除，一切都经过一个老耶稣会徒的严密检查，这好算知道什么事情吗？绘画，音乐，跳舞是禁止的，仿佛那些是不能美化人生而要败坏人生的。凡是各种针线和零星女红，男爵夫人都教给女儿：缝衣啦，刺绣啦，编织啦。17岁的洛萨莉，只念过《传教徒通讯录》和一些关于贵族徽章学的书。报纸从没污过她的眼目。每天早上她给母亲带到大教堂去做弥撒，回来吃中饭，在花园里散步一会之后，做着女红，坐在男爵夫人旁边招待来客，直到晚餐时分，然后，除了星期一五之外，她陪着特·华德维夫人消磨黄错，从不能超过母亲规定的发言量。十八岁时，特·华德维小姐是一个娇弱的少女，纤瘦的，平板的，黄头发，白皮肤，毫无表情。淡蓝的眼睛，在眼皮翻动时倒还美丽，眼皮往下一垂，有一团阴影罩在面颊上。轮廓整齐的额角，被几